

## 书评 BOOKS



贝涅·彼特与冯索瓦·史奇顿合作的首部作品《撒玛利亚的城墙》

“乌托邦时期已经充分展示了它的危险性，但亦不要因此放弃了思考未来。”是法国作家贝涅·彼特 (Benoît Peeters) 和比利时漫画家冯索瓦·史奇顿 (François Schuiten) 所持有的共同态度，这对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，从1980年前后开始一起创作，图像小说，是他们的畅想未来的载体。1983年他们开始合作创作《朦胧城市》(Les Cités Obscures) 系列，该系列作品分十三卷，其中的世界以活力自发的形式发展壮大，贝涅介绍：“我们从未把这部系列作品设计成一个意向封闭的全部，而是一个开放的整体，处于持续的不平衡状态。用哲学家雅克·德里达提出的概念来说，《朦胧城市》的世界一方面在建设，一方面又在‘拆除’中。”

人民美术出版社翻译并在中国出版了《朦胧城市》中的四卷：《倾斜的女孩》《巨塔》《沙粒效应》《影子》，其中，《巨塔》在微博上被评选为中国“2015年年度画集”。借即将于6月10日至20日举办的“2016图像小说节”之机，他们还将来到中国与读者进行当面交流。在来到中国之前，《艺术新闻/中文版》对他们进行了专访，谈及他们对未来美学的定义，所受到的创作影响，以及当前的创作计划。

**Q: 你们的作品中体现了新古典主义、新艺术、巴洛克、装饰艺术等诸多艺术风格，这是你对未来美学的定义吗？**

**A:** 在我们的首部作品集《撒玛利亚的城墙》中，新艺术风格占据很大的地位。我们把一个伟大的比利时建筑师维克多·霍塔 (Victor Horta) 的风格在一个城市的规模内展开。后续的作品中，我们借鉴了不同风格。在《巨塔》作品的背景中，有布勒哲尔 (Brueghel) 的绘画、皮拉内西 (Piranesi) 的版画、达芬奇的杰作等。我们的顺着时间线演变前进：每本书都引向一个稍不同的风格。因此我们没有试图优先使用任何一种单一美学，而是以图文和叙事形式呈现我们中意的、怡然自得的一个世界。

我们两个都像是城市中的孩童。布鲁塞尔，我曾长期待过，冯索瓦一直居住的城市，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：疯狂无序的施工、城市的喧嚣、混合着新艺术主义的强烈存在，还有司法宫的神秘。巴黎也一样重要。而我们常常旅行，很多城市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，我们让这些城市在作品中夸大特色，有时甚至进行漫画加工，为了使它们变为我们虚拟的环境。这是

# 未来，不是乌托邦 也不是末日

或许未来的我们仍不能解决现今深陷的生态、社会和经济难题，但这并不能阻止贝涅·彼特和冯索瓦·史奇顿对未来的畅想



给我们提供了连环画创作的机会之一：不要束缚想象力。

**Q: 从你们创作伊始至今，科技有了显著进步，你们对的看法是否有改变呢？**

**A:** 在我们勾勒出《撒玛利亚的城墙》的雏形到今天，世界已经发生了数次巨大的变革，而我们，身为作者和个人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，我们的主题和参照自然而然也发生了改变。一个创作者的世界必须不断的从他的环境中得到汲取，没有这一步，想象力就会枯竭，变得自我为中心。

作为作者，不应由我们来传递自身对于人类甚至大都市的未来的看法：这太傲慢了。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作为公民就没有自己的想法。在我们看来，我们不再存在于一个巨大的乌托邦时期：乌托邦时期已经充分展示了它的危险性。但亦不要因此放弃了思考未来。最吸引我们事情之一，就是适度乌托邦思想。“乌托邦”和“适度”这两个词很少被联系在一起。

起。但是，我们感觉现如今拉近它们可以从中得益。

**Q: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科幻风潮里，也涌现了很多著名的科幻电影，你们的创作是否有受到这些电影的影响？**

**A:** 严格意义上来说，我们是和科幻作品保持着距离的，我们更倾向于奇幻风格。我们的创作汲取了绘画、文学、电影等多种艺术形态作为参考。而这些参照都是打破规则又自然而然的——它们是不拘一格的，因此能够从绝然不同风格和领域得到借鉴；它们又是自然而然，因此读者时而察觉得到，时而察觉不到。

某些参照可以被轻松的辨认出来，阿根廷大文豪博尔赫斯对我们有巨大影响，他是让我们着迷的作家之一。卡夫卡也有着重要地位，他的《城堡》是《巨塔》的创作源泉之一，他的影响在我们其他作品中也能



## 贝涅·彼特

生于1956年，法国作家、剧作家与批评家，拥有哲学学位，罗兰·巴特的门生。他的小说中文版包括《德里达传》《罗伯·格里耶访谈录》。

## 冯索瓦·史奇顿

生于1956年，比利时漫画家、舞台设计师。1977年开始在《呼喊的金属》杂志上发表的一些作品。于2002年获得昂古莱姆漫画大奖。



《巨塔》  
· 人民美术出版社  
· 2015年

被看出几分，例如《一个人的影子》(L'Ombre d'un Homme)。儒勒·凡尔纳也同等重要，他作为《倾斜的女孩》的一个人物出现在我们的作品中。影响我们的人物还有像古斯塔夫·多雷 (Gustave Doré) 这样的版画师，意大利东方派的画家，比利时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，纳达尔 (Nadar) 和卡尔·布洛克斯菲尔德 (Karl Blossfeldt) 这样的摄影家，还有一些连环画作者，像温瑟·麦凯 (Winsor McCay)、亚历克斯·雷蒙德 (Alex Raymond)、艾尔吉 (Hergé)、埃德加·P·雅各布 (Edgar P. Jacobs) 等等。

**Q: 你们最近的创作计划是？**

**A:** 最近，我们完成了《再见巴黎》，它不属于

**“我们既非呈现一个世界末日，也非一个理想化的城市，而是一个隐迹的城市，有时让人害怕而有时另人向往”**

《朦胧城市》的世界，尽管它们有相似性。对于未来，一切都是开放的。这个故事的情节在22世纪中期的地球展开，它并不是讲述灾难的场景，也不是乐观的对未来社会进行描述，我们到那时仍不能够解决现今深陷的生态、社会和经济的难题。我们既非呈现一个世界末日，也非一个理想化的城市，而是一个隐迹的城市，有时让人害怕而有时另人向往，就像我们如今所知的那些城市一样。采访撰文/亦飞、智宇 翻译/张鑫墨

